

潇水流域的江永女书

骆晓戈 著



潇水流域的江永女书

骆晓戈

九州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会女书的女人.....	9
第二章	先说说她们的故事.....	13
第三章	女书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	23
第四章	明清才女诗歌与江永女书.....	32
第五章	江永女书作品赏析.....	43
第六章	女书档案——世界记忆工程中的奇葩.....	63
第七章	结语.....	68
后记		69

总序 荒林

——刘兵

“新生代女性主义学术论丛”，顾名思义，特点在于一个新字。这是继 2004 年 10 月“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和 2007 年 9 月“海峡两岸女性主义学术论丛”之后，九州出版社再度推出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成果集展。

既然是“新生代”，和前两套丛书之间，自然有相继相承的关系，它们共同体现出中国女性主义学术的知识生产自觉，如同一切创造性劳动所呈现出的创新和不重复特点，三套丛书各不相同、互为补充，以三年一波浪的形式推动着女性主义学术的成长与发展。

“新生代女性主义学术论丛”之新首先在于：推出了年轻的新的女性主义学者阵营。这是前两套丛书所没有的。时下社会上流传着对高知女性极为歧视的“北大荒”之说，甚至有将人分为“男人”“女人”“女博士人”之说，把女性的高学历和学问进行故意贬低，以孤立女性求知求真的人生实践，使得知识女性被妖魔化。丛书展示了年轻的女博士女硕士们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读者将从她们独特的发现和深刻的思考中，体会到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魅力。也能够从她们美丽的思辩语言中，发现她们对于现实压力的抵抗能力，以及她们在专业学科研究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和主体性。

“新生代女性主义学术论丛”之新其次在于：丛书的新生代并不仅指年轻的新生的女性主义学者队伍，更强调女性主义学术思想的不断新生特点。正是在更强调女性主义学术思想的不断新生的意义上，本套丛书收入了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宏维教授的全新哲学论集《谁来讲出关于女人的真理？——哲学视域下的性别研究》、湖南商学院杨虹校长的《性别，商业，文学》论文集，和骆晓戈教授的江永女书研究续集《潇水流域的江永女书》，以及张红萍研究员的《中国女人的一个世纪》。王宏维教授哲学论集呈现出女性抽象思辩的力量，让人感受哲学领域中发出的女人的声音以及女人对知识生产和对当代学术的贡献。杨虹校长的学术团队把握现代商业社会的文学脉动，解读商业文化语境中兴盛的商业文学现象及其审美特性，揭示商业经济发展与文学变革的本质关系，言说风格多元，阐述见解独到，体现了女性学术合作的新成就。江永女书被认为是世界唯一尚存的女性文字，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骆晓戈教授长期以来坚持实地考察与田野调查，她这本新著接续第一套丛书中的《楚地与女书》学术工作，用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全面的资料对前期的学术工作做了全新补充与论述，新的观点论及女书与明清江南才女诗歌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张红萍研究员的《中国女人的一个世纪》也同样可以与她第一套丛书中的《女人，做自己》比较阅读，在新的著作中，作者有了更加开阔的思维和广阔的历史视野，由女人做自己到女人自己如何在历史中做自己，研究更加具体而有说服力。

当然地，丛书所收女博士女硕士们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既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学术师承的脉络，也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学术思想新生的丰采。这便是“新生代女性主义学术论丛”之新的第三层含义：深入独特的学科前沿专题研究构成丛书突出特色。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光影时代，电影不只是像过去那样仅以电影院的方式影响我们，它已经通过网络时时渗透在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电影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普及力量，考验着女性主义强有力的反思精神，柯倩婷《光影之间的性别叙事》呈现给我们几个主要的思考脉络：性别研究、跨艺术研究、重读经典。重读大师级导演伯格曼、法斯宾德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梳理茶花女、小红帽、爱丽丝、卡门等形象的流变，探讨特洛塔、萨米拉、布雷雅、贾曼等导演颠覆（男权、同性恋）主流文化的策略，重新诠释里芬斯塔尔、斯凡克梅耶、绍拉

等导演的美学风格……全书采纳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观点新锐、材料详实，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张敬婕《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依托传播学与性别研究的理论视角，以影像、观念、媒介形态为研究维度，对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展开女性主义的媒介批评。对媒介制作者、传播者及受众都极具启发。得力于作者先前的文学研究功底，媒介理论批评文字优美，加上专业图片配合，给人思想阅读的愉悦。

刘芳的《时尚杂志与中产阶级女性身份》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的市场化，伴随了一个明显的性别化转型。这个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将女性的“时尚化”，视作“现代化”的必然条件，二是将女性的“时尚化”，作为女人本身价值的一部分加以大肆宣扬。她在专著中通过对大众传媒的女性时尚化的类型，描述和概括女性的时尚化对女性理念的影响，提出在全球消费主义的主导下，大众传媒用“现代化”话语构建的女性时尚的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宣传，其实质仍是将女性“化约”为媒体娱乐和消费市场的载体，阻碍了女性真实个性的发展，以及由女性经验主导的文化实践的呈现。

自2002年博客始入中国，中国博客已经历“圈地运动”到“深耕资源”的社会化过程，对中国大众生活尤其对女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西方女性主义提出了博客时代的女性主义说法，但国内针对女性博客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很少。余迪《中国知名女性博客的女性主义探析》试图采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双管齐下的方法，从中国博客发展史以及当代中国女性文化入手，通过对知名女性博客的分析，对中国博客展开女性主义解读。全书在分析博客作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成果在女性空间营造、身份建构、话语实践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后，展示出女性网络生活的无限丰富与精彩，让人体会出博客时代女性主义的自然风貌。

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学术的先锋和主力。本套丛书中，于闽梅《谁背叛了谁？——符号的象征与现代女性的身体》、杜凡《阁楼里的衣柜——21世纪以来大陆女同性恋文学初探》，可说是女性文学前沿专题探讨的力作。前者从冰心、凌叔华、林徽因、石评梅到庐隐、丁玲、张爱玲、苏青、萧红，再延伸到当代的女性写作极端个案，探讨身体作为女性灵魂无可回避的他者，如何引导着现代女性叙述的展开和我们的阅读，全书展现了中国现代女性的身体为何、如何变成了整个社会欲望、不安和忧虑的生死之场，同时还说明了中国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的欲望驱动力和原理，作者用她自己的方式参与和回应了当代“身体写作”热点话题，指出：认识身体的欲望是现代女性作家以各种方式讲述故事的强大动力。“让身体被听见”，“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这不仅是现代的要求，也是美杜莎的微笑中所蕴含的真理。后者对于那些对女同性恋圈子颇为好奇的朋友来说，可说是一面虽然不大但绝不“走形”的镜子，它以文学之光映射出一个真实的女同世界；她们正努力走出衣柜，她们能否昂首走下阁楼？作为中国内地首部专涉女同性恋群体的同性恋研究著作，文学的想象力和研究的扎实功夫较完美结合，加上真实资料的丰富精彩，为阅读提供了相当吸引人的看点和思考面向。

当代中国艺术一直走在中国思想和人性解放的前沿。罗丽《女性主义艺术批评》为我们展示了性别视野下的当代中国艺术概貌，并从艺术史和批评史的角度，提出了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必要与意义。全书所做的女性主义艺术批评梳理，不仅体现了作者特有的艺术敏感和性别嗅觉，也体现了当代女性艺术批评家良好的理论素养。书中精彩的艺术文本分析与美术作品一起，把读者引领到当代艺术审美前卫空间。李仲如《慧眼兰心——中国学院背景女雕塑家创作研究》则以专题研究的精深，对中国学院背景女雕塑家深厚艺术修养和精湛艺术技艺进行了细致展示，分专题进行的个案研讨，呈现出中国女雕塑家成长成才的性别特色，其中的重要作品细读，也可说是当代中国女性生活细读，既表现了研究者自身良好的艺术造诣，也反映出性别解读所具有的力度。当代女艺术批评家正在成长成熟之中，她们对于中外艺术的研读审视越来越有自己的眼力。申子辰《“她”在镜中——古希腊民间艺术的性别特征》以古希腊艺术的暗线民间艺术为例，从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剖析了四百多件自荷马时期到希

腊化时期的小雕刻（小陶像、陶灯、小铜像、铜镜装饰、宝石雕刻、珠宝首饰、货币浮雕）和瓶画，认为这些作品一方面受到官方艺术（大型雕刻和建筑绘画）和官方意识形态即奥林匹亚神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伊奥尼亚民间文化和前希腊女神信仰的强烈联系。相对于官方艺术的公共性、教育性和纪念性而言，伊奥尼亚文艺注重装饰性和日常生活，贯穿了和平的主题，表现了平民和底层大众的生活，涌现出积极的女性群像，展现了起源于爱琴文明的伊奥尼亚文化的女性精神——典范的民主、宽容的政治、平等的思想、兴旺的贸易、自由的学术。在她看来，如果没有民间的伊奥尼亚文化作为基础和推动，崇尚战神、提倡男权的古希腊人将同文化艺术永世隔绝。她并提出，在希腊人的世界这种文化遭遇着被异化的危险，希腊化时期女性形象的色情化就是这种异化的镜像，随着社会制度由母系转为父系，对人体艺术（男人体、女人体和另类裸体）的欣赏也发生了审美的变迁。

如果说影像世界、网络空间有着新媒介新传播的工具优势，文学艺术永葆着想象力的无限潜能，那么，女性学的研究则依赖着对女性历史和现实的不断重新发现而获得新意，而像人类学这样的领域，同样可以为女性主义提供更新的视角、方法和理论资源。刘世凤《索玛花的叙事——四川凉山彝族女性研究》，便是一本选题独特，研究深入的优秀博士论文。索玛花是彝族女性生活的自然环境也是彝族女性生命和爱的象征，论文以人类学的方式探讨了彝族女性生活婚恋的方方面面，对于彝族女性文化独特的历史与现实做了深入浅出论述，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女性生命和权力的密码。

女性主义并不是只关心女人的问题，它更加关心人类的走向和价值取向，关心生命在不同状态的处境。女性主义是全新的世界观。人类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巨大和多元的历史空间生活，在父权文明的阶段很长，有过很多成绩，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很多。典典的《阅读父权史、孔子及其他》，是第一本综合国学和性别双重视野的文集。作者以历史为阅读研究对象，思考着历史为何如此而起作用的思想究竟源于何人，论文对于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阅读颇多新意，如细读孔子思想，发现其教育思想中强烈的平民意识和平等自由思想，认为其仁爱理想中包含有母爱精华，并对其与当时统治者格格不入的民主思想在后来中国儒家思想体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在稳定国家大局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与之相对的法家思想则可能是专制统治模式的源起。也许作者的思考尚未成熟尚需完善，但用反思的方式特别是性别反思的方式阅读历史，无疑给人焕然一新的体验。

2004 春天，当《中国女性主义》学术丛刊创办，中国女性主义学术生长的广阔空间已经被打开，如今六年过去，中国女性主义学术生长的迷人风景，呈现于一套接续一套的女性主义学术丛书，和众多其他性别研究丛书及专著。女性主义历来是多元的、丰富多彩而且富于解释力和强调实践的理论集合，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将汇入到世界女性主义研究之中，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潮流的组成部分。

我们怀着心中的欣慰，迎来了世界妇女节的一百周年。在此特别感谢学者型领导朋友刘延宁大姐，她始终不渝地支持中国女性主义学术事业并常常引导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还要感谢九州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风入松书店，长期友好地合作使得女性主义学术获得信心和光荣。而学术与学者们同在，祝福所有致力于中国女性主义学术建设的学者朋友们，感谢读者朋友们的支持和互动。

马克思曾经设想过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消除了父权（等级/特权）制度的“按需分配”并有“真正自由爱情”的平权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历史的进步是以女人的解放为尺度”。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都理解“男女平等”国策与我们信仰共产主义的渊源。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与生命更加美好。

总序 荒林

——刘兵

“新生代女性主义学术论丛”，顾名思义，特点在于一个新字。这是继 2004 年 10 月“中

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和 2007 年 9 月“海峡两岸女性主义学术论丛”之后，九州出版社再度推出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成果集展。

既然是“新生代”，和前两套丛书之间，自然有相继相承的关系，它们共同体现出中国女性主义学术的知识生产自觉，如同一切创造性劳动所呈现出的创新和不重复特点，三套丛书各不相同、互为补充，以三年一波浪的形式推动着女性主义学术的成长与发展。

“新生代女性主义学术论丛”之新首先在于：推出了年轻的新的女性主义学者阵营。这是前两套丛书所没有的。时下社会上流传着对高知女性极为歧视的“北大荒”之说，甚至有将人分为“男人”“女人”“女博士人”之说，把女性的高学历和学问进行故意贬低，以孤立女性求知求真的人生实践，使得知识女性被妖魔化。丛书展示了年轻的女博士女硕士们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读者将能够从她们独特的发现和深刻的思考中，体会到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魅力。也能够从她们美丽的思辩语言中，发现她们对于现实压力的抵抗能力，以及她们在专业学科研究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和主体性。

“新生代女性主义学术论丛”之新其次在于：丛书的新生代并不仅指年轻的新生的女性主义学者队伍，更强调女性主义学术思想的不断新生特点。正是在更强调女性主义学术思想的不断新生的意义上，本套丛书收入了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宏维教授的全新哲学论集《谁来讲出关于女人的真理？——哲学视域下的性别研究》、湖南商学院杨虹校长的《性别，商业，文学》论文集，和骆晓戈教授的江永女书研究续集《潇水流域的江永女书》，以及张红萍研究员的《中国女人的一个世纪》。王宏维教授哲学论集呈现出女性抽象思辩的力量，让人感受哲学领域中发出的女人的声音以及女人对知识生产和对当代学术的贡献。杨虹校长的学术团队把握现代商业社会的文学脉动，解读商业文化语境中兴盛的商业文学现象及其审美特性，揭示商业经济发展与文学变革的本质关系，言说风格多元，阐述见解独到，体现了女性学术合作的新成就。江永女书被认为是世界唯一尚存的女性文字，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骆晓戈教授长期以来坚持实地考察与田野调查，她这本新著接续第一套丛书中的《楚地与女书》学术工作，用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全面的资料对前期的学术工作做了全新补充与论述，新的观点论及女书与明清江南才女诗歌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张红萍研究员的《中国女人的一个世纪》也同样可以与她第一套丛书中的《女人，做自己》比较阅读，在新的著作中，作者有了更加开阔的思维和广阔的历史视野，由女人做自己到女人自己如何在历史中做自己，研究更加具体而有说服力。

当然地，丛书所收女博士女硕士们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既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学术师承的脉络，也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学术思想新生的丰采。这便是“新生代女性主义学术论丛”之新的第三层含义：深入独特的学科前沿专题研究构成丛书突出特色。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光影时代，电影不只是像过去那样仅以电影院的方式影响我们，它已经通过网络时时渗透在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电影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普及力量，考验着女性主义强有力的反思精神，柯倩婷《光影之间的性别叙事》呈现给我们几个主要的思考脉络：性别研究、跨艺术研究、重读经典。重读大师级导演伯格曼、法斯宾德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梳理茶花女、小红帽、爱丽丝、卡门等形象的流变，探讨特洛塔、萨米拉、布蕾雅、贾曼等导演颠覆（男权、异性恋）主流文化的策略，重新诠释里芬斯塔尔、斯凡克梅耶、绍拉等导演的美学风格……全书采纳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观点新锐、材料详实，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张敬婕《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依托传播学与性别研究的理论视角，以影像、观念、媒介形态为研究维度，对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展开女性主义的媒介批评。对媒介制作者、传播者及受众都极具启发。得力于作者先前的文学研究功底，媒介理论批评文字优美，加上专业图片配合，给人思想阅读的愉悦。

刘芳的《时尚杂志与中产阶级女性身份》研究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的市场化，伴随了一个明显的性别化转型。这个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将女性的

“时尚化”，视作“现代化”的必然条件，二是将女性的“时尚化”，作为女人本身价值的一部分加以大肆宣扬。她在专著中通过对大众传媒的女性时尚化的类型，描述和概括女性的时尚化对女性理念的影响，提出在全球消费主义的主导下，大众传媒用“现代化”话语构建的女性时尚的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宣传，其实质仍是将女性“化约”为媒体娱乐和消费市场的载体，阻碍了女性真实个性的发展，以及由女性经验主导的文化实践的呈现。

自2002年博客始入中国，中国博客已经历“圈地运动”到“深耕资源”的社会化过程，对中国大众生活尤其对女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西方女性主义提出了博客时代的女性主义说法，但国内针对女性博客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很少。余迪《中国知名女性博客的女性主义探析》试图采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双管齐下的方法，从中国博客发展史以及当代中国女性文化入手，通过对知名女性博客的分析，对中国博客展开女性主义解读。全书在分析博客作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成果在女性空间营造、身份建构、话语实践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后，展示出女性网络生活的无限丰富与精彩，让人体会出博客时代女性主义的自然风貌。

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学术的先锋和主力。本套丛书中，于闽梅《谁背叛了谁？——符号的象征与现代女性的身体》、杜凡《阁楼里的衣柜——21世纪以来大陆女同性恋文学初探》，可说是女性文学前沿专题探讨的力作。前者从冰心、凌叔华、林徽因、石评梅到庐隐、丁玲、张爱玲、苏青、萧红，再延伸到当代的女性写作极端个案，探讨身体作为女性灵魂无可回避的他者，如何引导着现代女性叙述的展开和我们的阅读，全书展现了中国现代女性的身体为何、如何变成了整个社会欲望、不安和忧虑的生死之场，同时还说明了中国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的欲望驱动力和原理，作者用她自己的方式参与和回应了当代“身体写作”热点话题，指出：认识身体的欲望是现代女性作家以各种方式讲述故事的强大动力。“让身体被听见”，“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这不仅是现代的要求，也是美杜莎的微笑中所蕴含的真理。后者对于那些对女同性恋圈子颇为好奇的朋友来说，可说是一面虽然不大但绝不“走形”的镜子，它以文学之光映射出一个真实的女同世界；她们正努力走出衣柜，她们能否昂首走下阁楼？作为中国内地首部专涉女同性恋群体的同性恋研究著作，文学的想象力和研究的扎实功夫较完美结合，加上真实资料的丰富精彩，为阅读提供了相当吸引人的看点和思考面向。

当代中国艺术一直走在中国思想和人性解放的前沿。罗丽《女性主义艺术批评》为我们展示了性别视野下的当代中国艺术概貌，并从艺术史和批评史的角度，提出了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必要与意义。全书所做的女性主义艺术批评梳理，不仅体现了作者特有的艺术敏感和性别嗅觉，也体现了当代女性艺术批评家良好的理论素养。书中精彩的艺术文本分析与美术作品一起，把读者引领到当代艺术审美前卫空间。李仲如《慧眼兰心——中国学院背景女雕塑家创作研究》则以专题研究的精深，对中国学院背景女雕塑家深厚艺术修养和精湛艺术技艺进行了细致展示，分专题进行的个案研讨，呈现出中国女雕塑家成长成才的性别特色，其中的重要作品细读，也可说是当代中国女性生活细读，既表现了研究者自身良好的艺术造诣，也反映出性别解读所具有的力度。当代女艺术批评家正在成长成熟之中，她们对于中外艺术的研读审视越来越有自己的眼力。申子辰《“她”在镜中——古希腊民间艺术的性别特征》以古希腊艺术的暗线民间艺术为例，从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剖析了四百多件自荷马时期到希腊化时期的小雕刻（小陶像、陶灯、小铜像、铜镜装饰、宝石雕刻、珠宝首饰、货币浮雕）和瓶画，认为这些作品一方面受到官方艺术（大型雕刻和建筑绘画）和官方意识形态即奥林匹亚神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伊奥尼亚民间文化和前希腊女神信仰的强烈联系。相对于官方艺术的公共性、教育性和纪念性而言，伊奥尼亚文艺注重装饰性和日常生活，贯穿了和平的主题，表现了平民和底层大众的生活，涌现出积极的女性群像，展现了起源于爱琴文明的伊奥尼亚文化的女性精神——典范的民主、宽容的政治、平等的思想、兴旺的贸易、自由的学术。在她看来，如果没有民间的伊奥尼亚文化作为基础和推动，崇尚战神、提倡男权

的古希腊人将同文化艺术永世隔绝。她并提出，在希腊人的世界这种文化遭遇着被异化的危险，希腊化时期女性形象的色情化就是这种异化的镜像，随着社会制度由母系转为父系，对人体艺术（男人体、女人体和另类裸体）的欣赏也发生了审美的变迁。

如果说影像世界、网络空间有着新媒介新传播的工具优势，文学艺术永葆着想象力的无限潜能，那么，女性学的研究则依赖着对女性历史和现实的不断重新发现而获得新意，而像人类学这样的领域，同样可以为女性主义提供更新的视角、方法和理论资源。刘世风《索玛花的叙事——四川凉山彝族女性研究》，便是一本选题独特，研究深入的优秀博士论文。索玛花是彝族女性生活的自然环境也是彝族女性生命和爱的象征，论文以人类学的方式探讨了彝族女性生活婚恋的方方面面，对于彝族女性文化独特的历史与现实做了深入浅出论述，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女性生命和权力的密码。

女性主义并不是只关心女人的问题，它更加关心人类的走向和价值取向，关心生命在不同状态的处境。女性主义是全新的世界观。人类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巨大和多元的历史空间生活，在父权文明的阶段很长，有过很多成绩，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很多。典典的《阅读父权史、孔子及其他》，是第一本综合国学和性别双重视野的文集。作者以历史为阅读研究对象，思考着历史为何如此而起作用的思想究竟源于何人，论文对于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阅读颇多新意，如细读孔子思想，发现其教育思想中强烈的平民意识和平等自由思想，认为其仁爱理想中包含有母爱精华，并对其与当时统治者格格不入的民主思想在后来中国儒家思想体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在稳定国家大局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与之相对的法家思想则可能是专制统治模式的源起。也许作者的思考尚未成熟尚需完善，但用反思的方式特别是性别反思的方式阅读历史，无疑给人焕然一新的体验。

2004 春天，当《中国女性主义》学术丛刊创办，中国女性主义学术生长的广阔空间已经被打开，如今六年过去，中国女性主义学术生长的迷人风景，呈现于一套接续一套的女性主义学术丛书，和众多其他性别研究丛书及专著。女性主义历来是多元的、丰富多彩而且富于解释力和强调实践的理论集合，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将汇入到世界女性主义研究之中，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潮流的组成部分。

我们怀着心中的欣慰，迎来了世界妇女节的一百周年。在此特别感谢学者型领导朋友刘延宁大姐，她始终不渝地支持中国女性主义学术事业并常常引导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还要感谢九州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风入松书店，长期友好地合作使得女性主义学术获得信心和光荣。而学术与学者们同在，祝福所有致力于中国女性主义学术建设的学者朋友们，感谢读者朋友们的支持和互动。

马克思曾经设想过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消除了父权（等级/特权）制度的“按需分配”并有“真正自由爱情”的平权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历史的进步是以女人的解放为尺度”。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都理解“男女平等”国策与我们信仰共产主义的渊源。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与生命更加美好。

第一章 绪论——会女书的女人

女人心事的一个一个字是从灶台用火苗烘出来的是从洗衣板，用力气搓出来的是和着泪水揉出来的是量着思念裁剪出来的。

是初生婴儿吮吸过的是黄狗鸡群鸭子叫唤过的是被青山绿水折，叠装订的是从史书的字里行间遗漏的。

是大红的花轿掂量出来的是坐歌堂的锣鼓唢呐吹打过的是母，亲手把手编织教会的是摇纸扇的姐妹们吟唱过的。

所以你也总会感觉这些语言没头没脑的亲切新鲜、古老、熟悉而又陌生。

——骆晓戈《女人心事》2006年7月2日

渔姑与织女——几乎和我一样，走进女书流传地的人都会琢磨，这里的女人与其他地域的中国妇女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她们会有这种神奇的创造力？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妇女文字为什么独独在这里创造并在这里传播？女书——在这一块土地诞生，究竟是谁的造化，是谁的功绩？

女书的主要流传地为中国湖南省江永县与道县交界的上江圩乡，也是说从长沙出发，长沙——永州——道县——江永，上江圩乡处在道县与江永县的途中，是大山腹地的江永县与外界联系的必经之地。车过道县，有一条水路几乎是和公路并行，远远地，我们坐在车内便可以眺望女书村的青瓦砖黛和袅袅炊烟。即便是这么容易地“被看见”，就在20年前，女书“藏在深闺人未知”的漫长岁月里，这些村子是被密密的丛林掩映着，出入靠水路，坐船。司机说，他第一次开车来这里，是在树林中乱撞，根本找不到路的。这里的“水”在女书中被描述为“海”。现在，公路通到水边，水面上又架起了吊桥，车子在吊桥边停了下来。我们便可以从桥上步行进村了。

今天的女书村，原名普美村，从“浦尾”二字谐音而得名，“浦尾”顾名思义就是江之尾的意思。而女书村的女书传人高银先的作品中叙说自己住在“海中央”。在湖南江永，女书流传地有几十个自然村落，我曾经4次来到这里，在2007年的正月，我们跑了十个村庄，几乎无一例外，江永女书流传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被江河水环绕着的村落。进村出村，都要坐船。村子的历史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些村庄里明清民居屋挨屋，栋连栋，青砖房仍历历在目。狭小青石板路与清清的溪水伴你同行，蜿蜒曲折。这里地处中国的南方崇山峻岭的腹中，却又尽是江南水乡风貌，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汇入湘江的潇水从这里发源，湖南由此得名潇湘。这里也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和源头，一道道水脉穿山而来，在这里汇合成藏在深山腹地的一片“江南水乡”。

我见到的第一位女书村的老人叫义友居，她会唱女书，不会写，所以没有授予“女书传人”荣誉称号。她今年78岁了，据她的回忆，她是坐了大红花轿嫁到这个村的，她年青的时候，因为家中的田地不多，主要靠养鹭鸟捕鱼为生。她是从少女时期就跟着女伴一起纺线，绣花，一起送新娘出嫁，一起坐歌堂，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唱女书。她回忆当年和丈夫捕鱼为生的情景，有时候一天下来，打鱼能挣不少钱，记得有一回卖鱼的所得，相当今天的两百多块钱。义友居待我们刚刚坐定，便拿出一堆她的女书作品来，有刺绣，有编织的婴儿兜兜，

有花带，有婴儿帽子，有妇女做衣服的花边……

关于“女书”的起源，专家学者莫衷一是，但至少包括了这样的版本：一说女书来源于中国远古时代的一种部落语言，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大秦帝国之后，下令规范全国的文字，于是楚地的男人们转而开始学习官方语言，而楚字则被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们传承了下来，成为今天所能见到的江永女书。与这一较为“正统”的猜测相比，另一说法则更具有传奇色彩：不知在什么年代，一个江永美女被选入皇宫，远离亲人与姐妹，满腹忧伤，欲诉无人，于是根据家乡的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秘密文字，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她转告家乡的结拜姐妹，要用土话去读字……猜测也好，传说也罢，女书源自于中国南方本土民间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最近出土的一枚太平天国的钱币上，就刻有女书的字符。

这说明至少在 1850 年太平天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女书文字了。不过，女书自问世以来，直到近年才被编成女书字典。女书文字在女书传承地的不同村庄里也有细小的差别，因此，无法计算出它确切的字数。据专家估计，女书的字符在 600-1000 个之间。

像对女书的猜测与传说一样，女书作为文字，也是神秘的。就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江永的女书流传地，女书又是家喻户晓的，十分平常的事情。普通得就像这一块田地长出的庄稼一样。会书写和创作女书的妇女备受尊敬，被誉为“先生”。一般百姓人家都会说会唱，都能拿出几件“贺三朝”，或者几件女书绣品，或者几件女书的编织花带来。为什么这里的妇女能创造出属于自己性别的文字？为什么这种文字只传女性而不传男性？其诗歌与民谣形式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故事，表达着怎样的一份思辨和情感？

女书：织物中的历史——2004 年 6 月的一天，我是中午到达永州的，刚刚放下行李，永州民委几位好客的主人便来到我的住处。他们对我说，你来正好，谢志民教授也在呢。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谢教授是一位女书研究专家，20 余年前，他的论文《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学术界、新闻界的广泛注意。可以这么说，这篇论文，是女书作为文字被发现的标志。从那以后，谢教授便一直致力于女书的研究、发掘、抢救工作，成果卓然，著作颇丰。我正好就女书的一些问题向他请教呢。

吃过午饭，我就去拜访谢志民先生。

谢先生是武汉人，也是武汉人的性格，劈面没说三句话，便全盘端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女书是瑶字。女书的构成起源于百越人的记事符号，它的始创者应该是古越人，古代越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文字构造中反映了非常明显的古越文化。女书与汉字的造字没有对应关系，谢先生举了几个字例：狗，汉字的造字是形声字，从犬从句，女书中的“狗”，以象征口伸长舌头的狗头之造型为字；芒，汉字的造字是形声字，从草从亡，女书中的“芒”，以器物口朝上之形；囍，汉字的造字是形声字，从口从属；女书中的“囍”，是一只侧身的鸟与人言谈的象形……

我突然回忆起许多年以前我去湖南的通道县参加侗族的四月八赶歌场，有一位老婆婆送给我一块侗家的织锦，是镶嵌在背小孩的背带上的，上面有一圈鸟头人身的人手拉手的图案，老婆婆告诉我说，这是祖先，是鸟人，所以我对于南楚地域对于鸟的崇拜是早有所闻的。我便问谢先生：“您认为在女书中有多少是鸟的象形字符？”

谢先生告诉我，在江永县一带女书流行区中，有很多鸟的符号和崇拜鸟的传说，女书的笔画只有 4 种 10 类，其中鸟的象形占有将近一半，而这个崇拜鸟的民族，就是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古越人。古越人是中国很多南方民族的祖先，在那里发现的大多数文明都与这个民族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因此，一些研究者根据女书文字的构造推测，古越人才是女书的始创者。

既然女书有那么古老的发源史，但过去的考古学家为什么没有过关于女书文字的记载？史学家们注重出土文物中的陶器、玉器、石器、铜器和铁器，注重发掘和考证那些器皿上的文字与刻画符号，却忽略了还有一种历史文字的载体——织物。

女性主义认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人的历史往往容易被忽略被遗忘。事实上女人的历史一直在春华秋实承前启后地延续着，只不过女人的言语变成了“织物”，搁置在沉默的幕后的，甚至沉淀在社会言语的底层，沉积在林林总总经女人的一双双手编织的织物符号之中而变得面目依稀难以辨认了，所以女性主义主张在织物中寻找女人的历史。

当然，关于女书起源的说法并没有权威的认定，各种说法各有理由，谢先生的桌上有一本《奇特的女书》，上面载有张柏如《江永女书与百越文化的关系》一文，“织锦技术在三千年前就形成了，古代的斜织机与织锦图案、符号的互相依存，是原始符号保留至今的原因，女书起源于织锦符号就不足为怪了。”我随手将这一段与江永女书相关的论述记了下来。

说唱与书写——江永女书村上江圩，位于江永通往道县的途中，距县城只有十几里路。在上江圩的对面，隔着山，不远的大远乡，就是现在被称之为瑶族发源地的千家洞。曾经为我们开车的司机姓贝，是壮族人。他说第一次到女书村是十多年前，那时还没有修路，四面都是水，一条永明河及它大大小小的支流将这个村庄环绕成小岛，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难找。如今河上修了铁索“摇桥”，又有一条简易公路直通村里，方便是方便了，只是当年的景致少了许多。

我们在新修的女书学堂刚刚落座，一群中老年妇女便涌了进来，年长者叫义友居，今年78岁。于是我们提议从年长的开始，说说自己的身世，唱唱自己喜爱的女书。

义友居说她是瑶族，娘家在甘益村，16岁嫁到上江。她嫁来的时候不会种地，靠养鸬鹚为生。最早是跟着高银先唱女书，村子有人家嫁女，她们就去坐歌堂，一唱就是几天几夜。

目前专家们收集到的女书作品，大部分是清末民初的，由此有专家推论那个时期是女书文字的鼎盛期。

“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女书歌？”我对义友居老太太请求道。

老太太兴致很高，接过讲解员手中的扩音喇叭大声唱了起来：

“正月新年也好过，我们大家坐拢来；二月十五树发芽，田里功夫备犁耙……”

女书的发音，是当地的土话，老人唱得很舒缓，倒是我们为了弄懂歌词大意，逐字逐句请旁人翻译，花了不少时间。

接着义友居老人和陈宣凤、朱华美等人一起唱起了女书中十分有特色的一首《河边紫竹》。内容是讲一位成年女子嫁给三岁男人做媳妇，这是一首很有民间特色的女书歌谣，现在听女书村的女书传人大家围坐一起唱来，又是另一种韵味：

河边～紫竹～绿荫荫～唉～哎，三岁～男孩～不知天～唉～哎；

四岁男孩跟叔过～三岁男孩～也～色，默拉拉藤～（不知天）

唱到拖腔部分，连老人跟前的三岁小男孩也跟着一起“默拉拉藤～（不知天）”，这和在高山听到的瑶歌完全不一样，它低沉回旋，伴着火塘的火苗，伴着溪边的竹叶，这是在和自己的姐妹心灵对白，是吟诵。

这几位女书传人都十分热心，领着我们到她们家中看她们的花带和瑶家织锦。义友居老人一路上跟我们说，她是很有觉悟的、受过组织（指政府）教育的人，她年青的时候曾到公社里吃了四个月公家的饭（指参加妇女培训班），所以她现在尽管年纪大了，还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到女书学堂教给大家唱女书。她总是记得自己是坐大花轿子嫁到这个村子的。我笑着对老人说，您老人家精神不错，身体也蛮好，老人说：“是哦，是哦，有钱不用家里穷，有歌不唱生来愁，唱唱女歌解忧愁。”

真是女书村的女村民，出口成章。

女书村的小巷十分仄逼，两人相遇要侧身让路，对方篮子里提的是瓜是菜，看得一清二楚。“为什么村子的房子盖这么密？”女书传人高银先的孙子胡强志告诉我，听老人说是因为怕老虎，所以房子才砌得一家挨着一家，为的是彼此挨得近好互相照应，也便于拦住下山进村的老虎，也给自己壮壮胆。

“没有自己家的院子咋样晒谷子呢？”我问。

“村里有一个的，大家都放在一个晒谷坪，用簸箕和竹席分开来的。”

“没有人偷？”

“谁会去偷！”

“……”

的确，江永女书村由于地理位置僻远，加上山环水绕，交通不便，相对与世隔绝，几乎大半个世纪的政治运动，例如土地改革，这里家家户户土地都不多，普美村没有一家划了地主阶级成分的，因此后来的反右派，阶级斗争、四清、文革、破四旧、大批判等几乎没有影响到这里淳朴的民风。

不过，让老人们觉得可惜的是在“文革”期间村里的庙堂被砸了，庙里的菩萨也被砸掉了。祖上传下来的与女书相关的习俗在 1949 年以后渐渐被当成封建迷信破除了。高银先的孙子胡强志如今是村委会委员，他告诉我，听祖母说，原来这里一年十二个月，要赶十三次庙会。祭祀活动都是请师公子作道场。后来祭祀活动被禁止，师公子也请不到了。尽管这样，一直到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女书仍然在当地民间流行，例如现在可以读到的一些女书作品中，还有写作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尤其像高银先结拜的七姐妹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仍然有书信往来，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女书作品。

在胡强志家吃了晚饭，天色已经朦胧，踩着青石板路，我们路过原来村里的妇女聚集在一起做女红唱女书的女书歌堂旧址。原来，女书歌堂旧址就是这里的旧祠堂，这里人不仅仅是大家共着一个祠堂，一个晒谷坪，祠堂还等于全村人共用的客厅和餐厅。哪一家有了红白喜事，就到这属于全村人的客厅，当地人称之为“公房”的地方来操办。当然这种公房也是当地女书的创造和流传的场地。现在这所公房已经破旧，黑黢黢的烟囱不再冒烟，我朝那屋子的窗格望去，觉得里边尤其的黑，似乎仍然有无数个幽深的日子蹲在墙角边等着你去探访。

第二章 先说说她们的故事

结婚与出嫁——我们不妨将眼光放远一些，也来看看与江永山水相连的江华瑶族自治县。那里，至今仍然保持着女婚男嫁，男大当嫁的母系氏族制社会结构与习俗。

记得我是 2000 年第一次进瑶家山寨。从江华县城南驱车几十公里，便进入瑶族聚居的大山了。伴江而行，一路有吊脚楼，吊桥忽隐忽现，同行的瑶族姑娘小冯告诉我这里是瑶族同胞居住的地方了。我们随小冯下了车，都说从吊桥走过去到瑶族居住的吊脚楼看看。小冯还说她的一个中学男同学是住在这对面寨子的。

吊桥横空而过，一路摇摇晃晃过去，我们都称它是“摇桥”，脚下是湍急的河流，要是环顾四周或俯视下方，更让人头昏眼花，我们下决心当一次瑶族的“摇胞”，目不斜视地摇摆着，总算是顺利通过了吊桥。

费那么大的劲过桥，我们的速度慢，等我们过桥，小冯已经转身回来了。小冯怎么没有将她的男同学请出来？

一问才知道，她的男同学已经“嫁”了。

那男同学嫁了不要紧。我们上他家坐坐总可以的。

不行。

为什么？

他父亲也嫁了。

家没了。

这就有意思了，男孩子嫁出去，怎么会连父亲也嫁了呢？

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男生的母亲去世了。按照这里的母系习俗，母亲去世，这个家庭如果没有女孩子传承，那么父亲也外嫁到其他女性的家中了。

有意思，这真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明生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告诉我们，在瑶胞盛行招郎婚姻，又有“两不辟宗”和“男从女姓”之分。两不辟宗就是常说的“两边走”，婚后男女双方家庭和生产生活都要照顾，夫妻双方先在女家生活一个月或半个月，再到男家生活一个月或半个月，如此循环，常年照顾两个家庭，这虽然做到了男女平等，互相照顾，但实质上还是以女方为主的。夫妻双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随母亲姓，第二个孩子才随父亲姓。所谓“男从女姓”，就是“换姓”。在男子嫁到女方家中时，由长者主持简单的婚礼，拜堂成婚的夫妻互拜时，劝告新婚夫妇和睦相处，白头到老，并宣布新郎改女家姓，生下的孩子也就全部随女家姓了。当然家庭的财产继承自然是传女孩不传男孩，所以在瑶族同胞中宣传男女平等和计划生育是比较顺利的。

在这种女传人为中心的人文环境中生活的人，与在几千年男权社会的文化氛围中生活的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王明生的一席话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连连直说要到瑶家山寨深入生活。

我们一行在江华和广东交界的码市镇停下来吃饭，就在餐桌上我们看到了在汉族居住地区看不到的情形。镇长，一位武高武大的男子汉，哭丧着脸向县委书记诉苦，直说是我们同行的瑶家姑娘小冯欺侮他，他本来因为敬省里来的客人，喝了不少酒，现在小冯要敬他酒，和他单挑，他直说下回一定专门和小冯单挑，因此小冯欺侮他了。我们几个汉人看到他一脸的委屈实在是惊讶，在我们汉族人民的心目中一位带长字号的身材魁梧的男性长者怎么说，

至少不会在公开场合公开表白一个小姑娘欺侮了他。即便是他真的输给了女性，他们在口头上也是不会服输的。就像一些我们汉族的某些男子怕老婆，也从来不会在公众场合表白，看他那一脸的坦诚，我很感动，他们一我们的瑶族同胞真的是很习惯男女平等了。

江华水口镇的大车洞村二组是典型的瑶家山寨。车子停在进寨子的桥头，我们一行人朝寨子走去。石桥看上去修建的年代不远，可是桥的护栏上雕刻着鸟和花纹，依然彰显出瑶族同胞对于鸟的崇拜和喜好。县里的小冯向我介绍，农历二月初一是这里瑶族的赶鸟节，也叫朱鸟节，是年轻人的节日。这时候，小伙子们要把糯米饭捣碎打成糍粑，将这些米粑粑串成串，送到田头，据说鸟吃了米粑粑，就不会吃田里的谷子。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这是对鸟的祭祀活动，表达鸟的传人对鸟的崇拜。这种时候姑娘们还要扎草人送到田间地头，这是为了吓唬鸟雀，防止鸟雀偷吃来年田间的新禾。

我走访的第一家姓林，女主人叫林六英，她有两个女儿，前年才给大女儿砌了新房子，大女儿和女婿便从这里分家搬到新房子住了，小女儿也是招女婿，现在两口子在镇上开了一个汽车修理店。

“没有给大女儿盖新房之前，大女儿和女婿都住在这一栋房子么？”我问。

“是的，两个女儿都在家招女婿，生了小孩，都是住在这个屋子里的。”

“没有给家中的男孩盖房子，那你的两个弟弟嫁出去，是不是要分一些家庭财产？”

“不，他们男的嫁出去，一般家里不会给东西的，因为他们有劳力，会劳动。”

“可他们要结婚，要盖房子呀。”

“他们去女方家，女方家有房子的，和我们招女婿是一样的，我们的女婿上门也不要盖房子的。”

我又问同行的廖支书：“你们这里女孩子分田地是不是和男孩一样。”

“我们这里男女都一个样的，女儿的上户口和分田地都和男孩是一样的。”

“那家庭的财产谁说了算数呢？”

廖支书笑了，说这个一般是全家讨论的。女人当家总是会协调好这些关系的。

林六英插言道：“大人想女儿传宗接代，养女防老，所以都会送女孩上学读书的。”

廖支书又说，我们这里穷，什么工作都难开展，就是计划生育工作好做，这里没有谁家不喜欢女孩，我们这里重女不轻男的，女孩金贵，留在家中养女防老传宗接代的，男儿长大了，是要“嫁”出去的。

从来听都是说女孩出嫁，第一次听说将男孩“嫁”出去，这话听起来蛮女权的。

在没有亲眼所见这个母系氏族的家庭之前，我们都很概念地认为，母系社会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没有产生剩余价值，而父权制的出现是与私有制、剩余价值的产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的。于是在我的脑海中母系社会总是与刀耕火种，住在山洞，群居走婚等等原始习俗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了这样一个定式，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以牺牲女性的权利为代价，就必然经历一个父系制社会，经过一个男尊女卑的历史阶段。而今这位母系家庭的女主人伫立在我的面前，我突然失语了。这是一个祖孙三代都以女性为传人，女女相传，以女性为传宗接代的家庭，男性外嫁，他们并没有被排除在现代生活之外，林六英的丈夫是乡中心小学的校长，每个月的工资千余元，他们还用家庭的积蓄为大女儿盖了一栋新房，你能说他们的家庭没有私人财产没有剩余价值？你能说经济发展必然出现重男轻女的现象？

在这里，我还听到一个女乡长的故事，她今年30多岁，新婚之后尚未生育，就领养了一个小女孩，我问她，你自己总会有孩子的，干嘛要领养女孩呢。

她说，有女孩子才是后人呢，才算自己有了继承人，自己万一是生个男孩子呢？所以她先领养了一个女孩子。这位女乡长毕业于零陵师专，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进修两年，本科毕业，可以说完全是现代社会的一员，然而在传人的性别选择上，她依然遵循瑶族古老的习俗。她说她的妈妈有三个女儿，被别人说成是最有福气的女人。

我走访的第二家，对象是贝江乡贝江村枫木组的李更凤老人，今年 85 岁了，她是随母亲的姓，丈夫是招郎后改周为李的。李更凤有两个女儿，女儿也姓李，孙子孙女也同样姓李，可以说这是个因家族的几代女性都姓李而形成了一个母系家族谱系。一打听，这个地方没有外婆和婆婆，舅舅和叔叔，也没有姨妈和姑姑之分，外祖母和祖母都是婆婆，对长辈的男性一律称叔叔，对长辈的女性一律称姑姑。

李更凤的家庭和林六英同样属于母系家族，同时也没有因为经济富裕或者贫困的原因改变他们家族母系传承关系和观念。看了几户母系家族的实际情况后，我觉得从书本上所认识的母系社会的那些理论不管用了。分明是在偏僻的山区，可是这些农家妇女对于男女平等的认识水平几乎和城市的知识分子家庭没有什么区别。看来历史从来不是直线发展，历史的也并不并不意味着是落后的。对比在内地一些农村考察看到的现况，我觉得这些生活在大山深处以女性为传人的母系家庭有自己创造的文化，而且有民族文化的特征，也许正是凭着这些优势，他们才从艰难的岁月中保存少数民族生命的繁衍和延续。

在这些母系氏族的村落，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净，讲卫生。

我从瑶寨回来后深有感受地说难怪汉族的农村“脏乱差”，你把女孩子当成外家人，“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女孩子爱清洁讲卫生的优势怎么在家庭文明建设中发挥出来呢？

而且你家厌女，往外泼水，他家也厌女，往外泼水，村子的卫生能不脏吗？家长拿女孩子当外人对待，女孩子怕也难把这个家当自己的家来经营管理了。

这些身处大山之中的母系家庭特别讲究卫生。在林六英家，我们和女主人谈话的时候，她家 3 岁的孙子，就坐在木楼梯上，木板楼梯擦洗得油光发亮，成了孩子爬上爬下的“游乐场”。瑶族的女孩子是传人，祖祖辈辈的女孩子都在娘家生育繁衍后代，家家都十分讲究卫生，屋后的水缸井井有条，分别有大水缸，小水缸，还有接屋檐水的水缸，看来是饮用水和日常生活用水分开了。

厨房灶台也抹得十分干净。

据说这种母系女传人的家庭，妇女很少得妇科病。

还要提到这里女性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这里的妇女都积极参加村民活动，比如村民选举村干部，女选民占了大多数，所以在这个乡的 10 个村子中，有 5 个村的村支书是女性。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之后在内地农村常见的女性参政缺席的现象，在这里几乎不存在。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的妇女开会比男人还要积极一些。比如贝江乡枫木村，就是在女支书的带领下，齐心合力安装了自来水，让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清洁的饮用水。自来水是大家筹资，管理得也很好。这里的女人理财当家，账务公开，收费也合理，他们开玩笑说这里的人打麻将都被限定只许玩 5 分到一角钱的，没有谁会欠交水费的。

陪同我的是女乡长小冯，她告诉我江华的女干部要想政绩好，到岭东工作，这里的老乡支持女干部，女干部成长进步要快一些。的确，女性的参政有着与男性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切入点。在江华的岭东，是瑶族集中居住的地域，这些寨子治安好，卫生好，计划生育工作好做。我随便数了数，发现女性作为家族的传人至少有八大优势：妇女积极参政、环境卫生、妇女生殖健康、妇女教育、计划生育工作、男女平等，甚至社会治安、伦理道德都有益处，这些瑶寨常常被人誉为“路不拾遗”的治安模范村。瑶山瑶寨没有一般农村中的脏乱差现象，这些世代以女性为传人的瑶家山寨习惯在住宅的旁边搭了些小杂屋，用杉树皮盖的，用来存放一些不用的农具或者做猪栏屋，这样一来，拖泥带水的农具不进屋。人畜分居，生活和生产的用具分开存放，住房当然也就干净多了。

女书的民族身份——我在江永的女书流传地发现，在这里，民族的界定变得十分棘手。明明有一些女书村的老人告诉我，她是瑶族，但是，在江永做女书田野调查的小何又十分坚定地否决了女书传人是瑶族的说法，也说得十分有道理。如何看待女书的民族性？无论强调女书是瑶字还是强调女书不是瑶字，其实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都脱离不了这个文化

背景。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不同，民族身份的认定态度也不同，“中国重和合会通，西方重分别独立”（钱穆语）。需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调查。记得我曾经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县城里，有一家人请我吃饭，在餐桌上我问他家的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你是汉族还是瑶族？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瑶族。

我接着问他：你会说瑶话吗？

不会。

你穿瑶服吗？

也不。

那你为什么说你是瑶族呢？

孩子不会撒谎，他说了大实话。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是瑶族，考大学加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江永是一个瑶族和汉族杂居的地域，由于民族的融合，这里的民族身份已经模糊，采访当地人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民族身份模棱两可，或者干脆说，我们本来是汉族，我们的少数民族身份是学者强加的。也有人说，近年改成瑶族，是为了争取成为瑶族自治县，享受少数民族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正是因为在这里的地域文化早已是瑶族汉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例如女书中最多的一种体例“贺三朝”书，还有女儿出嫁摆歌堂，既有当地汉族文化的地方特色，也有着浓郁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习俗。

这正是我们一提起中国的文化，往往联想到汉字汉语言，可是一提起中国的歌曲和艺术，常常会列举中国的少数民族艺术，例如新疆的维吾尔族民歌，蒙古人的草原民歌、西藏民歌，湘西的苗歌……我们从来不会认为这些少数民族的艺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有一首歌唱的好，“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当然历史上的民族矛盾也有发生，但是在潇水地域江永女书流传地，民族身份已经十分淡漠了。

这正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区别。在农耕文明中民族的冲突和民族的身份都比较模糊。由于“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动，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实施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不求空间至扩张，惟望时间之绵”。江永女书，她是汉族与当地土著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内容来看，很多从汉文化的民间说唱民间读本直接将内容用女书来书写；从形式来看，直接仿制古代文人的读本线装书，包括字行排列，包括从左往右的书写顺序，不打标点。另一方面，她与当地少数民族妇女的织物图案密切相关，有着与汉字不同的造字体系，再次从女书传人的行为规范来分析，她们一方面很讲究对身体的“规训”，几位女人传人都是裹小脚的女人。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和当地女儿出生要结拜姊妹，出嫁要摆歌堂，要“贺三朝”的习俗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瑶汉文化，或者汉瑶文化的结晶。使用范围与流传方式以地域和性别来划分：传当地女人不传男人，被当地人称之为：江永女书。

因此要研究江永女书，江永的周边环境，人文和地理环境，都是不容忽略的，都是值得我们实地考察研究的。包括瑶族习俗保留完好的村落。也许正是外来的汉民族儒家文化的激活？也许是瑶族的母系氏族造就的一种本土的女权对汉文化的接纳和融合？也许这里文化融合造一种父系制下的女性为主体的文化创造和传承模式呢？也许是这种本土生长的女权成为催生江永女书的因素之一呢？

——也许，我们也许可以做种种如是推测。

女性间的情感媒介——女书无疑是专属于女性，它是妇女创造、妇女使用、描写妇女生活的特殊文字。女书作品几乎全部是诗歌式文体，其中七言体占绝大多数，少数是五言体和七言杂五言体。女书从几页到几十页厚薄不等，纸型多用黄草纸或薄型毛边纸。女书全部是手抄本，手工装订，不易脱落。女书中另有一类“精装本”叫“贺三朝书”，“贺三朝书”都是青色布制的封面和封底，封面的四角有红色剪纸或红布包角，其间夹杂有彩色丝线缝绣的各种图案，内芯多为宣纸，每页四角都贴有红纸剪成的花样。“贺三朝书”一般作为礼品相互赠送的，所以才制作得如此精美。女书传人何静华告诉我，一般姊妹结交书的封面，色彩